



树先生

张金刚

就凭年岁、地貌、大智无言的气度,树绝对配得上以“先生”相称。仰视太多老树古树后,更坚定了我对其的尊崇。

为开枝散叶之需,祖父搬离老家院另起新居,至父亲垂暮,如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在老宅基地再盖新房,春季帮父母迁入,才惊喜于那株老树满是雪白馥郁的梨花。树在院外,比祖父还要年长些。

父亲在树下安了鸡舍,旁边是一盘停转的石碾。翠绿的老梨树欢愉地俯看着父亲蹒跚归来,身后尾随着中年的我。

树高,根亦深,我也是到梨树下的地窖储藏红薯时,才惊讶发现的。或粗或细的树根挤过坚石、撑开砂岩,从窖壁到窖底都可见到。我用指甲抠一片,闻闻,这根是椿树的,那根是柏树的,还有一根是槐树的,还真未嗅到老梨树的,但我肯定它的根就在周围盘踞延展着,不然不会这般繁茂。

傍晚,坐在碾盘上发呆。梨叶哗哗,我似乎听懂了梨树细碎讲述我祖上的故事,它都亲眼见过。我极力配合着想象我牺牲于朝鲜战场上的大爷爷在梨树下毅然离家、意气风发的帅气背影,然而梨树再未等到他归乡。炊烟夹着饭香飘来,父母已无力再为饭菜的软硬咸淡争吵,一边拖动牙床吃力地嚼着,一边望着夜栖的鸡们飞上梨枝,呼啦啦乱颤,像看着曾攀树摘梨的我;我看着父母,像看着飘零的老梨树,又像看着我自己。

生活的小城有条老街,已颓败多年,风光不再。尚有部分老街坊守着老街巷,守着沿街的那三棵老槐。我不知经过树下多少遍,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也记下了新近标示的树龄:西槐八百年,中槐一千年,东槐五百年。街内所有婚丧嫁娶,一切喜怒哀乐,都逃不过老槐的眼,却走不进它的心,微微一笑,只管摇它的叶子。

老槐下的新华书店还在,书香依旧,只是换了装

潢,可一迈入,脑海中还是原来的模样,那是我知识与文学的源起。老槐下的烧饼摊儿也在,于街角处、门楼下飘出阵阵芝麻香,永远牵着周边及游走八方老街人的味蕾与乡愁。老槐下的书画院、镶牙店、修理铺、蛋糕房……显得有些落寞,但老槐用葳蕤告诉我:“这就是生活,荣衰交替之间,就是发展。”

我曾拜访过一隋唐石窟山顶的老栎树,几百米的绝壁之上,栎树高大繁盛,栎子、叶子落了一地,却也掩盖不住那凸显于岩石之间的粗壮树根,树根伸向何处才能支撑起上百年风雨不倒?唯有惊叹。我也曾拜访过深山峡谷仙人寺的古松,相传“先有仙人寺,后有五台山”,是因寺有松,还是因松有寺,不得而知,但松与寺相伴千年,看遍自然轮转、世事沧桑,自是山野智者。我还曾拜访过钓鱼台国宾馆外的银杏大道,一排排银杏被一场场秋风秋雨涂抹了一层又一层,完成由绿到黄的嬗变,继而劲风一摇,铺了满地黄金,只余冲天风骨。

我曾拜访过北京故宫、天坛、景山以及陕西西皇帝陵、南京中山陵等地的古柏古松古槐,那遒劲苍老的树干雕刻满历史故事,可那青翠鲜嫩的枝叶分明又沐浴着时代春光,穿越之感引我无限遐思。

我也曾拜访过水库坝脚下一株老柳,沿几百米高的台阶下到跟前,方见柳之高大,似每一道木纹、每一片叶子都有一段前辈战天斗地、舍身忘死,居民抛弃家园、远迁他乡支持国家建设的悲壮往事。我还曾拜访过海拔两千米原始森林中遮天蔽日的落叶松,生云生风,生鸟生虫,宛若高山秘境,藏有万千气象,而我漫步其中,只是尘世匆匆过客,不留下一丝痕迹。

世间一切,树都知道。树无言,而这正是对一切疑惑的完美回答。我愿尊树为师,奉为先生,不时叩问,指引余生。

细数时代前行的每一个足迹

读魏微《烟霞里》

胡胜盼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微是70后作家中公认的实力派,也是评论家和读者都非常期待的当代作家。长篇小说《烟霞里》,是魏微在文坛沉潜十几年后推出的转型力作,被读者称为“中国版的《悠悠岁月》”。《烟霞里》是一幅幅画面,让我们看到曾经经历过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企改革、城市化等推动我们时代发展的一行行历史足迹。既有时代的波澜壮阔,又有平凡人生的生动细节。魏微以小说记录的方式对一个巨变的、转型的时代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实现了个体与时代的对话、个体与时代的共振。

魏微既属于“70年代”,但她又时常逸出这个时代,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清醒的文学方向。魏微成名较早,她的《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澜》《拐弯的夏天》《胡文青传》等都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作。《烟霞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个人命运和大时代之间那种细小、直接的关系的建立,非常准确、利落、坚实。它让这个时代、历史、社会的内容附着在人的身上,让人的形象本身体现出我们时代的内容。尽管魏微在《烟霞里》中实现了一种力度广度的转型,但她并未丢弃此前文本中细腻婉转的抒情特质。整个小说其实就处在一种烟霞里的状态。经过多年沉潜,魏微那种标志性的抒情依然在,不时给人惊喜,其中又有非常坚实的内核,使得该书既具有宏阔的历史感,又有女性主义特点。

小说主人公田庄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小山村,读书,上班,结婚,生子,2011年去广州生活。作为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她走过的人生之路,也与整个国家在这四十多年中的发展变迁同步。这些从田庄身上漫过去的时代浪潮,也同时灌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田庄有着乡镇、县城和

一线城市等三种生活体验,她的经历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的一个角落。《烟霞里》实现了对三代人成长的编年,小说中藏着每个人的记忆元年。

魏微在《烟霞里》里采用了极富挑战性的编年体结构方式。魏微将自叙传、纪传体、编年史、综合视角、田野调查、散文笔法等熔铸一炉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文本。书写时代记忆,描摹精神成长,是文学写作的重要题材。文学总是处理记忆,《烟霞里》用社会变迁与个人生活起伏所交织的力量,以1970年为起点,平行推起每一年的生活流。主人公上县城,离开乡土;盖房子,成为城里人;高考冲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赚外快;旧城改造,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智能手机时代……《烟霞里》的这段记忆刚过去,还留有新鲜的味道。小说以崭新的编年体形式,把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多年来时代发展的重要节点编织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对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直接对话,给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样本。

《烟霞里》独特的编年体结构对小说创作形式的创新,以及70后作家对家国故园这一文学主题的承载和书写,自然汇聚成了焦点和亮点,这使得小说获得了十足的当代性。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生的作家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较少直接表达这份关切,更擅长通过日常生活及人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串联起时代链条。《烟霞里》把两种状态有机地聚集在了一起。小说女主角田庄后来读大学、考研,又南下定居广州,她的每一次回家过年,都变成了一种警醒:故乡,是回不去了,但仍然要回。同样的命题也给到县城里的父母:儿女,长大了是留不住的,但仍然要留。于是,漂泊、返乡成为70后80后的集体心结,流变、持守也成为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核心经验。“人事空怀古,烟霞此独存。”在魏微的理解中,生命是流逝的,但又是源远流长的,在朝霞初灿之时,在晚霞蒸腾之时,那种烟霞朦胧的意境里,某种程度上也像每一个平凡人懵懵懂懂、磕磕绊绊的人生。

魏微的小说细致但绝不甜腻,自有一种大气在里面。《烟霞里》也不例外。她说,“魏微不是我的名,作品才是我的名。”这是一份自信,也是一份清醒。

阳光和煦的晌午,我打老街走过,途经一家裁缝铺,陡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寒衣熨出春风暖,彩线添来瑞日长。”觉得形象极了。可不是吗?春日里,天气转暖,白昼变得长了,身上的衣服也薄了。此联既点出裁缝本事,又应了四时之序,堪称绝妙好联。

春风柔媚,仿佛旧时农家烟窗里冒出来的炊烟。一缕春风便是一缕炊烟,一缕炊烟好似一声呼唤,不知不觉间就跑到人心里去了,给饥肠辘辘的旅人和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带来一种温馨的感觉。春困秋乏,除了人开始变得慵懒起来,猫猫狗狗也相继进入犯困的节奏,客厅里,一只打盹的猫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这时,最精神的是风筝,随着东风的节拍在蓝天白云间轻舞飞扬,怪不得老人们常说“春风暖不暖,风筝先知道”。

谁也不知道春风来了多久,只等我们把门打

春风暖

潘玉毅

开,它便翩然而来。春风来了,为我们带来满目春光。

院子里,满树的梨花白衣胜雪,宛如人间仙境;田野里,油菜花也开了。菜畦与菜畦之间隔着一道浅浅的沟,沟里有水,大多数的时候是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小蝌蚪在水里游来游去的。路边的玉兰花已开了多时,夜来无梦,且笑且眠。“噗嗤”一声,一朵含苞的玉兰花开了,同时又有一朵花谢了,这响声惊起一只半睡半醒的水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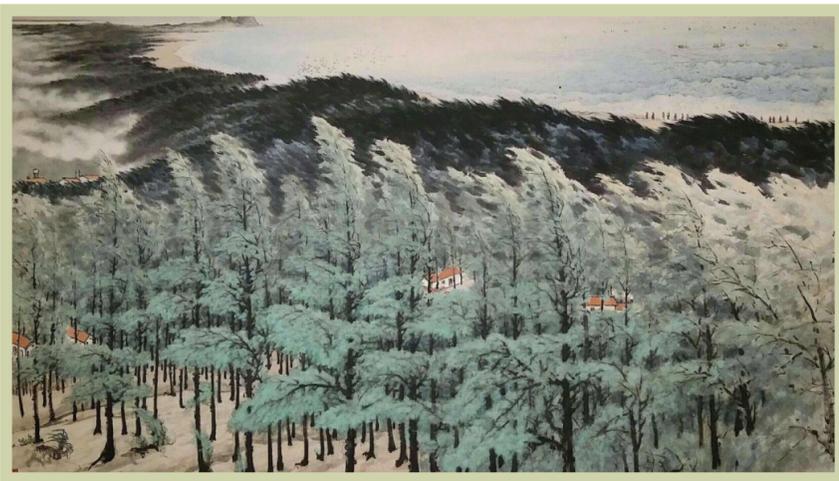
扑棱着翅膀飞向河对岸去了。

春风吹化了河面上的薄冰,河水的温度高了起来,鱼儿再也藏不住了,顾不得四周是否有垂钓者,一条接一条,跃出水面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柳树枝头新芽已生,一枚枚叶子挣脱树皮的包裹,惬意地享受着春暖花开的美好人生;鸟雀从蛋壳里孵化出来,用懵懂的稚嫩的眼神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

旋即,有一只燕子从水面掠过,它用剪刀一样的尾巴剪了一缕春风,带到水里,带到陆地,它的身形过处,整片大地都暖和起来。前日夜里下了一场春雨,大地如被,愈发闷热,小草们再也睡不着了,纷纷掀开被子,露出毛茸茸的脑袋。它们眯着眼睛,好奇地向四周张望,但见远处山峰上,雾气已经渐渐消散,此时天气已暖,山峦再也无需轻纱半掩……

绿色长城守海疆

郑学富



关山月《绿色长城》

中国画《绿色长城》是关山月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创作的一幅纸本水墨设色画,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纵144.5厘米,横251厘米。这幅画是关山月继1959年与傅抱石合作的巨幅山水《江山如此多娇》之后,又一幅精品力作,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12年生于广东阳江。早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刻苦自学绘画。后得到岭南画派主要创始人高剑父的赏识,招其免费进入春睡画院,成为高氏入室弟子,并为其改名关山月。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关山月秉承“笔墨当随时代”和“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主张,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他的创作实践和教育实践之中。作为当代中国杰出的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杰出代表,关山月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是一位敏于感受社会政治风云,善于把握时代精神,又能及时通过艺术的方式做出积极反应的艺术家,在不同的时期都为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作品。他那气势强劲及任情挥洒的艺术风格是对传统文人审美习惯的不断突破,特别在对重大题材的开拓和时代精神的表现上,使中国画走出昔日狭隘的视野而为现代民众所普遍接受和喜爱。他所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作

品是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个人艺术技巧完美结合的典范。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广东电白沿海曾是白茫茫沙滩,寸草不生,每当台风来袭,风沙漫天,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关山月在小的时候就走这条没有树木的沙滩路,脚被烫得都要起泡了。他当时就想如果这里种着树那该多好。1955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绿化热潮。电白县委响应号召,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战天斗地,治理沿海沙滩,终于在难于生长植物的风沙带成功种植了木麻黄林,构成了一道绿色屏障,成为中国第一条沿海防护林带。电白县的造林治沙经验在全省推广,并荣获全国荣誉称号。

关山月曾说:“不动我便没有画,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有画。”这是他对艺术创作本源的一种简洁、朴素的诠释。1973年,关山月到电白县深入生活,昔日的荒滩已是满目苍翠。他先在虎头山脚下的民兵哨所住下,和民兵们一道生活,登上虎头山顶峰的绿海亭观看郁郁葱葱的林带和惊涛拍岸的海水,倾听阵阵涛声,体验林带不凡的气势。之后他又来到博贺渔港参观了“三八”林带和菠萝山林带,在这里采风写生,获取了

许多珍贵的第一手素材。关山月被家乡人民勤劳勇敢的顽强精神所感动,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创作出了艺术性与时代性、写生技法与传统笔墨深度融合的新山水画佳作《绿色长城》。

画作大气磅礴,气势如虹。远处海面浩瀚无垠,烟波浩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近景绿树迎风而立,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摇曳多姿;中景山林如黛,层峦叠嶂,绵延起伏,如一道险峻的屏障。在画面构图上,作者以“之”字形构成平远推移和连贯气势,既宏伟壮观,又层次分明。海滩上一队队巡逻的民兵精神抖擞、时隐时现,天空中的成群结队的海燕展翅翱翔,矫健有力。有学者指出:关山月大胆地将西洋绘画和中国传统大青绿的手法相结合,大面积地运用石绿,层层加盖,铺排渲染,强调色彩的力度,使画面淡而不薄、厚而不滞,在统一中求变化,于丰富中现统一,以求达到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艺术效果。

作者将画作定名为《绿色长城》,有丰富的内涵和寓意。长城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劳动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举世无双的物质奇观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众志成城、坚韧不屈、守望和平”的重要象征;绿色既有植树造林、防风抗灾、护岸固沙、维护生态之意,又表现了海洋的本色和风情,是维护和平的象征。《绿色长城》不仅讴歌了沿海人民顽强拼搏,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又暗喻人民是保卫祖国的真正长城,他们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在海防前线筑起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是绿色长城,更是心中的长城,体现了沿海人民守护海疆、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力量。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纸本设色 550×900cm 1959年9月5日 人民大会堂藏